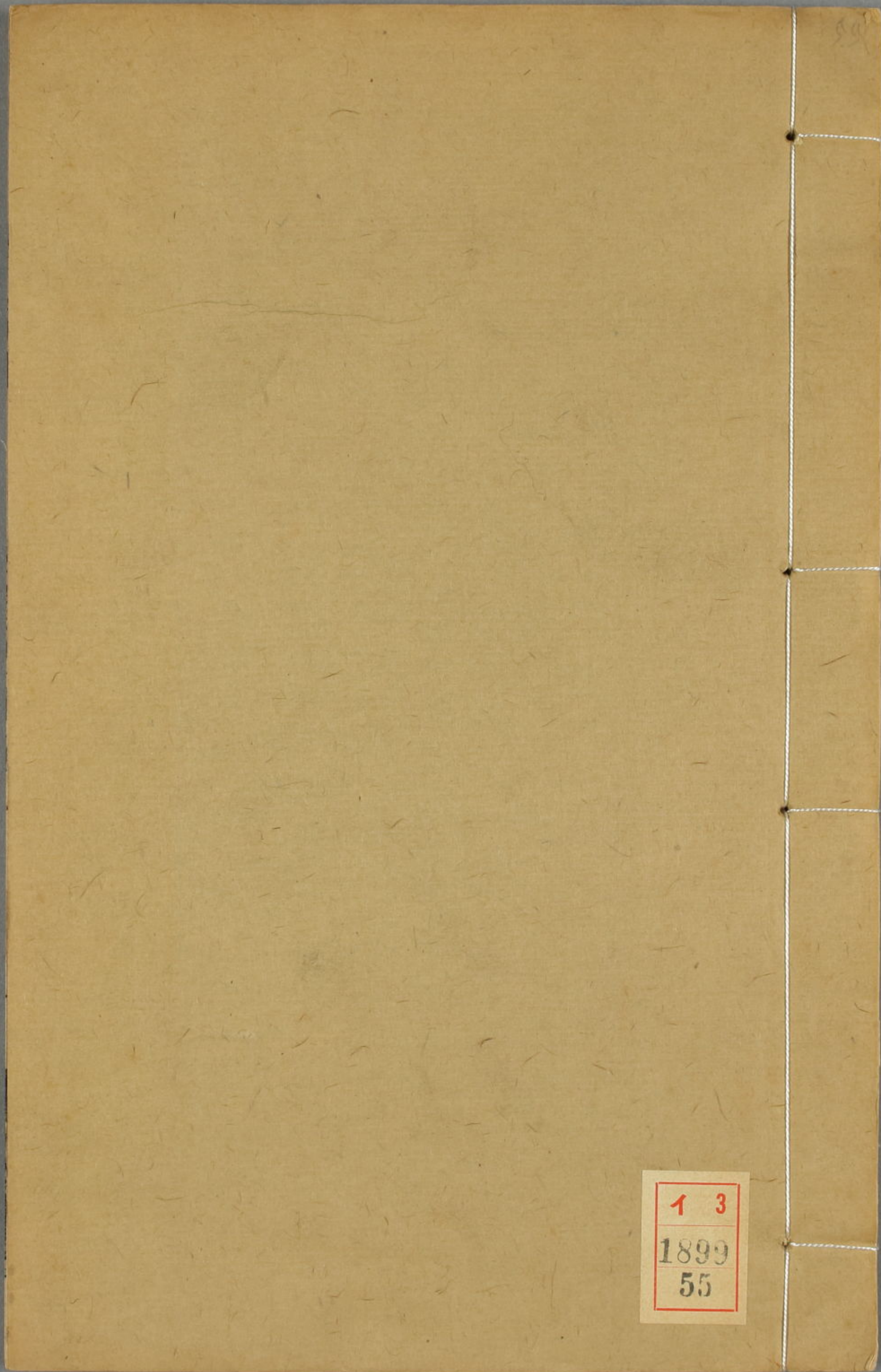




1 3
1899
55



昭和十七年九月十五日
昭求

天中記卷五十五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隆緯貞甫校

馬

馬 歲 尺 說文曰馬怒也武也馬一歲曰鬲二歲曰駒

三歲曰駟 兆 八歲曰馱 入 高六尺曰驕七尺曰駉八尺

曰龍驚駿馬也以壬申日死乘馬忌之

月 精 陰合於八八合陽九八九七十二二為地地主月

月精為馬月數十二故馬十二月而生人乘馬以理天

下王者駕馬故其字以王為馬 春秋考異郵 地精為馬十馬

月而生應陰紀陽以合功故人駕馬任重致遠以利天

下月度疾故馬善走

春秋說題辭

資皎月而戴生祖河房而

挺授

馬士簡賦

天駟漢書曰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梁王梁策馬車騎滿野元命包云漢中四星曰騎一曰天駟春秋合成圖曰王良主天馬也

飛黃淮南子云黃帝治天下青龍進駕飛黃服皂又曰天下有道飛黃服皂瑞應圖曰乘黃王者輿服有度則至符瑞圖曰騰黃者神馬也其色黃王者德御四方則至一名吉光此馬無死時一名乘黃亦曰飛黃或作吉黃或曰翠黃一名紫黃其狀如狐背上有兩角出白民之國乘之壽三千歲黃帝乘之海內北經曰犬戎國有

文馬編身鬣日若黃金名曰吉量

一作良

乘之壽千歲周

書云犬戎文馬赤鬣白身日若黃金名曰吉黃之乘成王時獻之郭璞云告良吉黃雞斯乘黃皆一物也

龍馬尚書中候曰帝堯修壇河洛仲月辛日禮備至于日稷榮光出河龍馬御甲變綠色臨壇吐甲圖宋均曰稷側也鄭玄曰赤文綠色赤文綠地也瑞應圖云龍馬者仁馬也河水之精高八尺五寸長腔身有鱗甲豁上有翼旁有垂毛鳴聲不哀蹈水不沒有明王則見也

飛兕飛兕者神馬之名也日行三萬里禹治水勤勞歷年救民之害天應其德而至

孫氏瑞應圖

騶陽傳曰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

食以馱騃李斯書曰駿良馱騃不實外廐孟康曰馱騃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周書曰正北以馱騃爲獻廣雅曰馬屬也孫氏瑞應圖曰馱蹄者后土之獸也自能言語王者仁孝於民則出禹治水有功而來

九代馬

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馬乘兩龍

山海經

夏后兩龍在驅璿臺之上

王元長序

遺風呂覽曰伊尹說湯曰天子不得至味故須青龍之足遺風之乘高誘注曰皆馬名也疾若此遺風也師古曰馬行疾每在風前故遺風于後也尸子曰人之言君天下者騏驎青龍而堯素車璞馬

雞斯

商王拘周伯昌於姜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千鎰

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於是得犬城氏文馬駮身朱

鬣目如黃金項如雞尾名曰雞斯之乘以獻商王

太公六韜

腰褭瑞應圖曰腰褭者神馬也與飛兔同以明君有德也夏侯地志云翁洲上有徐偃王城傳云昔周穆王巡狩諸侯共尊偃王偃王聞之令造父御乘腰褭之馬日行千里自還討之應劭曰古有駿馬名腰褭赤喙黑身一日行五千里

八駿

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驊騮而左綠耳右騄赤

驥而左白義天子主車造父爲御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右騄盜驪而左山子伯天主車參伯爲御奔我爲右東遊至于黃澤使宮樂謠曰黃之池其爲歎沙

皇人威儀黃之澤其馬歎玉皇人壽穀穆天子傳穆王卽位
三十二年巡行天下馭黃金碧玉之車傍氣乘風起朝
陽之岳自明晦窮萬縣之表御八龍之駿一名絕地足
不踐土二名翻羽行越飛禽三名奔霄夜行萬里四名
超影逐日而行五名踰輝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形十
影七名騰霧乘雲而奔之名挾翼身有肉翅遞而駕焉
按轡徐行以匝天地之域拾遺記此唐之君來見以一驪
馬是生綠耳八駿皆因其毛色以爲名號年紀夸父之山
北有林焉名曰桃林中多馬造父於此得驊騮耳之
乘獻周穆王山海經趙高曰何必華山之騄耳而後行遠
乎史樂書

楊雄河東賦云乘翠龍而超河兮陟西岳之嶢嶠
卽古曰翠龍穆天子所乘馬也

延陵卓子乘蒼龍桃文之乘鈎飾在前錯鍍在後
馬欲進則鈎飾禁之欲退則錯鍍貫之馬因旁出因下
抽刀而刎其脚造父過而爲之泣涕曰古人治人亦然
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而譽加焉民
中立而不知所由此亦聖人之所爲泣也一曰乘蒼龍
與翟文之乘韓非子

騏驎纖離古之良馬也孫卿子乘纖離之馬李斯書纖

驎馬朕常所自乘甚調良善走數萬疋之極選乘之真
可樂也中國雖饒馬其知名絕足一時有之耳魏文帝與孫權

騶騶唐成公如楚有兩騶騶馬楚子常欲之不與三年

止之唐人竊馬而獻子常唐公歸羣臣請償之馬融曰

騶騶鳥也馬似之左傳世祖將幸鄴李平諫曰馳騶騶于

綠竹之區騶騶于漳滏之壤魏書

屈產晉假道於虞以伐虢還襲滅虞荀息牽曩所遺虞

屈產之乘馬奉之獻公公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史記

晉石樓有屈產泉相傳昔有白馬母飲茲泉生得龍駒

春秋曰晉屈產之乘蓋此地生良馬也寰宇記

啓服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漸而死公將爲之犢子

家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裏之左傳

秦七名馬秦始皇有七名馬一追風二白兔三躡景四

追電五飛翾六銅雀七晨鳧崔豹古今注

項王騶項王駿馬名騶常騎之及被圍於垓下乃悲歌

慷慨爲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騶不逝及至

烏江謂亭長曰吾騶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常一日千里

不忍殺以賜公史記

九逸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之駿馬也一名

浮雲一名赤電一名絕羣一名逸驃一名紫驚騶一名

綠螭騶一名龍子一名麟駒一名絕塵號爲九逸有來

宣能御代王號爲王良俱還代邸西京雜記選注引此一名

飛燕騶

天馬漢書五紀云武帝元狩二年夏馬生渥吾水中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注水中作太一之歌曰太一况天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志倏儻精權奇籥躡浮雲掩上馳騁容與兮蹀萬里今安匹兮龍爲友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燉煌界人數於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同來飲此水傍利長先爲土人持勒絆於水傍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絆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史記漢書

汗血太初四年春貳師將軍李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曰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來出泉水虎脊兩化若鬼天馬來歷無草徑

千里循東道天馬來執徐時將搖舉誰與期天馬來開遠門竦于身逝昆侖天馬來龍之媒游閭闔觀玉臺漢書

西域傳云大宛國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漢書云初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好馬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張騫傳又曰大宛有善馬

在二師城漢使以金馬請宛相與謀曰二師馬宛寶馬也不肯予漢使天建初三年賜東平王蒼及琅琊王京書云并遺宛馬一匹血從前膊上小孔中出常聞武帝歌天馬霑赤汗今親見其然也後漢中黃門駙馬大宛馬汗血馬乾河馬天馬舊儀

有角漢武帝聞大宛有天馬遣李廣利伐之始得此馬有角爲奇故漢武爲賦天馬之歌胡馬感北風之思遂頓羈絕絆驤首而馳晨發京城食時至燉煌北塞山下嘶鳴而去因名其處爲侯馬亭今晉昌及廣武馬蹄谷石上馬跡若踐泥中有自然之形故其俗號曰天馬經西河舊事宋麇異物志云大宛馬有肉角數寸或有解人語及知音舞與鼓節相應隋西域圖記云其馬騮馬烏馬多赤耳黃馬赤馬多黑耳惟耳色別自餘毛色與常馬不異

蒲梢武帝伐大宛得千里馬名蒲梢作歌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威靈兮降外國涉流沙兮

四夷服

史記樂書

孝武之世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

后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注孟康曰四

駿馬名一云大宛馬虎脊魚目龍文鳳頸尾如蒲梢

西域

贊魏紹宗慕容檄梁境內曰虎班龍文之逸蘭池蒲梢之齟噓天陸野躡影追風

騊駼東方朔遊吉雲之地越扶桑之東得神馬一匹高九尺股裏有旋毛如日月狀如月者夜光如日者晝光毛色隨四時之變帝問朔曰是何獸也朔曰此西王母乘靈光之輦以適東王公之舍稅此馬於芝田而食芝草王公怒棄馬於清津天岸臣至王公壇因騎而返繞日三匝此馬入漢關關門猶未掩臣於馬上睡不覺而

至帝曰其名云何對曰因疾爲名步景朔當乘之時如
驚蹇之驢耳洞冥記

果下馬昌邑王賀召皇太后果下馬乘之漢書藏國果下

馬漢桓時獻之注云高三尺乘之可於菓樹下行魏志周

弘王爲宣城王所愛給一果下馬蓋東夷濊國所出也

比史尉景有果下馬文襄求之不與曰土相扶爲墻人

相扶爲王一馬亦不得畜而索也神武對景及常山君

責文襄而杖之顏氏家訓漢樂浪郡出果下馬高三尺述異

德興產果下小駒以瀧水者爲最高不踰三尺駿者有

兩脊骨虞衡志**象龍**宣帝時至大宛得名馬象龍而還師古曰言馬形

似龍者馮奉世傳

鮑子都列異記曰故司隸鮑子都少時舉土計於道遇

一書生卒得心痛子都下車爲按摩奄忽而卒不知姓

字有素書一卷銀十餅卽賣一餅以資殯殮其餘以枕

之素書著腹上埋之未至京師有總馬隨之遇一關侯

家住宿問曰君何以致此馬子都因說之侯乃驚愕曰

此吾兒也使迎喪開棺視銀書如所言侯乃薦子都辟

公府至司隸子永孫昱俱爲司隸皆復乘總馬故京師

歌之曰鮑氏總三入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

劉備之初奔劉表屯於樊城表左右欲因會取備

備覺如廁便出所乘馬的顱走墮襄陽城西檀溪水中

溺不得出備急謂的顱曰今日厄何不努力的顱達備意踊三丈得過世傳立乘輿馬賦曰往日劉備之初降也太祖賜之總馬使自至廐選之歷名馬以數百莫可意者次之下廐有的顱馬委棄莫視瘦瘠骨立備撫而取之眾莫不笑之馬超破蘇氏塢塢中有駿馬百餘匹自超已下俱爭取肥好者而將軍龐德獨取一騮馬形觀既醜眾亦笑之其後劉備奔于荊州馬超戰于渭南逸足電發追不可速眾乃服焉

玉追張飛有馬號玉追時歌曰人中有張飛馬中有玉追寰宇記江夏白馬廟耆舊云飛之靈也

赤兔呂布常御良馬號曰赤兔能馳城飛壘人語曰人

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

絕影張繡降而復反曹操所乘馬名絕影為流矢所中

魏書

白鵠曹洪武帝從弟家盈產業駿馬成羣武帝討董卓

夜行失馬洪以其所乘馬上帝其馬號曰白鵠此馬走時惟覺耳中風聲足似不踐地至汴水洪不能渡帝引洪上馬共濟行數百里瞬息而至馬走毛不濕時人謂乘風而行一代神駿也謠曰憑空虛躍曹家白鵠拾遺記廣

記事類賦作白鶴

黃耳魏時鮮單獻千里馬白色而兩耳黃名曰黃耳穆

子傳

澤馬魏志云文帝黃初中於上黨得澤馬魏都賦澤馬於阜顏延年赭白馬賦魏德懋而澤馬效質

紫駢馬魏陳王曹植獻文帝馬表曰臣於先武皇帝世得大宛紫駢馬一疋形法應圖善持頭尾教令習拜今輒已能又能行與鼓節應相謹以奉獻梁張士簡舞馬賦懷夏后之九代想陳王之紫駢

驚帆曹真有駢馬名爲驚帆言其馳驟如烈風之舉帆疾也

赭白慕容廆有駿馬赭白有奇相逸力石虎之伐棘城也孰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蹠齧人莫能近孰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常伏之濟難今不欲出者蓋先君之旨

也乃止虎尋退孰益奇之至是四十九歲而駿逸不虧雋比之鮑氏驄命鑄銅以圖其象親爲銘贊鐫勒其傍置薊城門掖是月象成而馬死

載記

天驥驍驍將軍呂光封西域王上疏曰唯龜茲據三十六國之中制被王侯之命八其國見天驥龍驤腰褭丹髦萬計盈廐雖伯益更生衛賜復出不能辨也

崔洪十六國春秋

陽武續晉安帝記曰司馬休之奔廣固慕容超欲害之休之不知常所乘驪馬于牀前養餌忽連鳴不食注目視鞍休之試被之卽不動也還床坐馬又驚跳如此者數四因試騎視裁出門外便奔而馳之走行十里顧望所往已有收兵至矣乘馬南奔殆而獲免後還荊州加

騅馬楊武之號

渚宮舊事同

黧眉騅姚襄為秦將黃眉所敗襄所乘馬曰黧眉騅日

行千里是戰也而馬倒秦兵擒而斬之

通鑑晉穆帝記

白口騅老宿諺言赫連之世有駿馬名曰白口騅

水經注三

朱龍冉閔所乘赤馬曰朱龍日行千里燕騎圍之數周

閔躍馬潰圍正東奔二十餘里馬無故而死為慕容恪

所擒

晉書載記

飛燕劉胡之叛走也袁顥至夜方知大怒罵曰今年為

小子所誤呼取飛燕謂其眾曰我當自出追之因又遁

走

宋書齊世祖在東宮頗有不法荀伯玉密啓之上大怒

檢校東宮世祖還至方山日暮將泊豫章王于東府乘

飛鸛東迎具述上怒之意

南齊傳

追風後魏河間王元琛在秦州遣使向西域求名馬遠

至波斯國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驥次有七百里者十

餘匹皆有名字以銀為曹金為環鑲諸王服其豪富

伽藍記

記

白鵲後魏曹彰性倜儻偶逢駿馬愛之其主所惜也彰

曰余有美妾可換惟君所選馬主因指一妓彰遂換之

馬號曰白鵲后因獵跪獻於文帝

獨異志

唐開成初有鮑

生者多蓄妓聲以夢蘭小倩自隨外弟韋生有良馬數

疋同憇厯陽道山寺鮑置酒命妓韋見鮑有欲馬之意

日能以人換乎鮑遣四弦更衣而出韋以紫此撥酬之

俄有二客至曰可以妾換馬爲題共賦其一曰香煖深
閨未厭天桃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噴玉之聲其一曰香
散綠鬃意已忘於鬢髮汗流紅額愛無異於凝脂客自
稱江淹謝莊也異聞錄

龍驤赤楊玉夫殺蒼梧王太祖夜從承明門乘常所騎
赤馬入殿內驚怖既知蒼梧王死咸稱萬歲及太祖踐
阼號此馬爲龍驤將軍世謂爲龍驤赤齊南都賦馬鹿
超而龍驤吳都賦四騏龍驤

駁龍儀同北齊高緯御馬皆藉以羶芻被其金玉食物
有十餘種號爲駁龍儀同其將合北牡則設青廬黼帳
牢其過於諸王婚禮齊主常親視焉三國畧典

駿足魏大武真君中遣李敞詣比石神祠祭天配以考
妣祝曰天子謹遣敞等用駿足一元大武敢昭告於皇
天之靈魏書禮志王元長法樂詞云夙隸乖往途駿足獨歸
路弘明集

騮騶魏昭成時國有良馬曰騮騶一夜忽失之求之不
得後知爲南部士人劉庫仁所盜養於窟室奚簞聞而
馳往取馬庫仁以國甥恃寵慙而逆擊簞簞捽而髮落
傷一乳符堅時事魏書奚斤傳簞斤之父也

上足梁武陵王紀在蜀甲器殷積馬八千疋上足者置
之內廐開寢殿以通之日落輒出步馬南史

玉獅子梁武帝有良馬名照殿玉獅子小史

赤龍駒南史天監四年禊飲華光殿其日河南國獻赤龍駒能拜伏善舞詔張率與道潛周興嗣爲賦武帝以率及興嗣爲工張裕傳梁書率賦序云臣聞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故禮稱驪駟詩頌騶駼先景遺風之美世所得聞吐圖騰光之異有時而出大梁光有區夏廣運自中日入之所浮琛委贄風被之域越險効珍軫服鳥號之駿駟駮參龍之名而河南又獻赤龍駒有奇貌絕足能拜舞

騶子梁豫章王綜降魏后眾不得還者甚眾湘州益陽人任煥常有錐馬乘之退去煥爲抄所傷人馬俱斃煥於橋下歔歔復至煥腳痛不得上馬於是向馬泣曰騶

子我於此死矣馬因跪其前脚煥乃得上馬遂免難南史

騶西魏孝武將爲齊太祖所殺孝武索所乘波斯

騶馬命太宰南陽王躍之將舉其鞍馬蹶而死帝惡之日晏還宮至後門馬驚不前捶之鞭折須臾遇鳩而崩

三國典畧

騶梁武帝幸樂游苑羊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

稍成長二丈四尺圍一尺三寸帝因賜侃可南國子騶

令試之侃執稍上馬左右擊刺持盡其妙觀者登樹帝

曰此樹必爲侍中折矣娥而果折因號此稍爲折樹稍

南史

馬寶梁大清元年四月神馬出五月丁酉朔詔以馬寶

示羣臣簡文爲皇子獻頌文苑英華

師子驄 隋煬帝令李景營遼東戰具於北平賜御馬一

疋名獅子驄北史隋書

騮驄 隋文帝所乘騮驄馬脊有肉鞍北史王邵傳

獅子驄 隋文帝時大宛國獻千里馬驤曳地號曰獅子驄上置之馬羣陸梁人莫能制即將裴仁基曰臣能制之遂攘袂向前去十餘步躡身騰上一手撮耳一手握目馬戰不敢動乃跨乘之朝發西京暮至東洛隋末不知所在唐文皇勅訪之同州刺史宇文士及得於朝邑市楚家挽禮驤尾焦禿皮肉穿穴及見之悲泣帝自出長樂坡馬到新豐向西鳴躍帝甚喜齒口並平飼以鍾

乳仍生五駒皆千里足也後不知所在朝野僉載吉頊與武

懿宗爭趙州功太后不說它日頊奏事太后曰太宗有

馬名獅子驄肥逸無能調馭者朕爲宮女侍側言于太

宗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撻三七首鐵鞭

擊之不服則以撻撻其首又不服則以七首斷其喉太

宗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污朕七首耶頊惶懼流汗拜

伏求生乃止通鑑

黃驄驃 唐太宗破竇建德乘馬名黃驄驃命樂工製黃

驄疊曲樂志

驥 唐太宗時東骨利幹國產良馬首似橐它筋骼壯大日中馳數百里太宗時來其大會候斤因使者獻之

帝取其異者號十驥皆爲美名曰騰霜白日皎雪驄曰
凝露驄曰懸光驄曰決波駒曰飛霞驃曰發電赤曰流
金馭曰翔麟紫曰奔虹赤厚禮其使同訖騰霜會要作
騰雲凝露作凝霜酉陽雜俎云決波駒走厯門三限不
蹟上尤惜之

照陵六馬太宗六馬其一曰拳毛騮黃馬黑喙平劉黑
闥時所乘贊日月精按轡天駟橫行弧矢載戢氛埃廓
清其二曰什伐赤純赤色平世克建德時乘贊曰漚澗
未靜斧鉞伸威朱汙騁足青旌凱歸其三曰白蹄烏純
黑色四蹄俱白平薛仁果時所乘贊曰倚天長劍追風
駿足聳轡平隴回鞍定蜀其四曰特勒驃黃白色喙微

黑色平宋金剛時所乘贊曰應策騰空承聲半漢入險
摧敵家危濟難其五曰颯露紫紫驪平東都時所乘
贊曰紫鸞超躍骨騰神駿氣驚三川威凌八陣其六曰
寺驅蒼白雜色平竇建德時所乘贊曰足輕雪影神發
天機策茲飛練定我戎衣潼關之役備體流汗金石錄

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馭常飲以酒每於月明
中試能豎越三領黑氊及胡公卒嘶鳴不食而死西陽雜俎

大宛六馬天寶中大宛國進汗血馬六疋一曰紅叱撥
二曰紫叱撥三曰青叱撥四曰黃叱撥五曰丁香叱撥
六曰桃花叱撥上乃製名一曰紅玉輦二曰紫玉輦三
曰平山輦四曰陵雲輦五曰飛香輦六曰百花輦復命

圖於瑤光殿乃改爲觀驥殿秦再思紀異錄宋王明圖叱撥有八日紅耳叱撥鴛鴦叱撥桃花叱撥丁香赤撥青赤撥騮叱撥榆叱撥紫騮叱撥稍異

雲騮 玄宗幸蜀天廐八馬其七盡斃於棧道惟一雲騮存焉後德宗幸梁亦充御焉傳載德宗幸梁御馬號望雲騮駕還飼以一品料暇日牽而視之至必長鳴四顧若感恩狀后老后死龍廐中貴戚畫爲圖國史補德宗以八馬幸蜀七馬道斃惟望雲騮來往不頓貞元中道死天廐元禎作歌以記之云登山縱似望雲騮平地須饒紅叱撥元長慶集

龍子 開元二十九年三月滑州刺史李邕獻馬一匹肉

髮麟臆嘶不類馬聲日行三百里邕任淄青日遇一翁云聖主將得龍馬以應太平遂於青州馬會恩家獲而獻之 初會恩有牝馬常浴於淄水遂有胎產而因以龍子呼之

龍駒 天寶中隴右節度皇甫惟明奏龍支縣人庫狄孝義有馬生龍駒經九旬有九日身有鱗而不生毛臣就檢視時有慶雲五色遙覆馬上久而不散請付史官書

照夜白 上所乘馬有玉花驄照夜白明皇雜錄照夜白封太山回令陳闕圖之開元記杜詩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

玉面驄 曹霸人馬圍紅衣美髯奚官牽玉面驄綠衣闌

官牽照夜白畫鑒

燕友驕韓幹入馬圖二奚官引連錢驄燕友驕上

卷毛獅子九馬圖曹將軍霸所繪杜甫作詩拳毛獅子

二駿在焉贊曰姚宋廟堂李郭治兵帝下毛龍以馭羣英

三花開元天寶間承平日久尙世輕微多愛三花飾馬郭若虛家藏貴戚閱焉圖中有三花馬蘇大參家有韓幹畫二花御馬晏元獻家藏一畫號國出行圖亦有三花馬二花者翦鬃爲之瓣白樂天詩云舞衣裁四葉馬鬣翦二花是也唐六典云外牧歲進良馬印以三花飛鳳之字或云取隋丹元子步天歌五個吐花王良星杜

詩五花散作雲滿身個個五花紋李詩五花馬千金裘

開元內廐有飛黃照夜浮雲五花之乘名畫要錄

玉腕驄荆南節度使衛伯玉有馬名玉腕驄杜子美詩聞說荆南馬尙書玉腕驄

千里馬肅宗時有告保定太守反者令李泌乘千里馬往案之千里馬寧遠所獻髮拳紫色狀如八駿乘者必衣裘冒絮似胡兒抱持早發扶風初馳三十里則皆旁側跳三十里外乃墜然而去唯聞耳傍風聲飛前蹄之士過耳辰時達保定申時歸奏事續博物志

九花虬代宗命御馬九花虬並紫玉鞭轡以賜郭子儀儀固讓久之上曰此馬高大稱卿儀質不必讓也子儀

身長六尺八寸九花虬卽范陽節度使李德山所貢也額高九寸毛拳如鱗頭頸鬚鬣真虬龍也每一嘶則羣馬聳耳以身被九花文號九花虬上往日東幸觀獵於田不覺日暮忽顧謂侍臣曰行宮此去幾里奏曰四十里上令速鞭恐闕夜而九花虬緩然如三五里而已侍從奔驟無有及者爲超光趨影之傳也杜陽編杜詩近時郭家獅子花注卽九虬也

二絕德宗有二馬一號神智驄一號如意驄皆耳中有毛引之可長一尺而進退緩急皆如上意故以是名之一日花木方春上欲幸諸苑內廐控馬侍者進瑞鞭上指二駿語近臣曰昔朕西幸有二駿謂之二絕今獲此

鞭可謂三絕矣遂命酒飲之左右引翼而去因吟曰鴛鴦赭白齒新齊晚日花間落碧蹄玉勒乍迴初噴沫金鞭欲下不成嘶中書舍人韓翃詩也杜陽編

三絕初大將李萬江春本退渾部李抱玉送回紇道太原舉帳從至潞州牧津梁寺地美水草馬如鴨而健世所謂津梁種者歲入馬價數百萬唐詩劉悟傳

大鳥高駢有所愛馬死圉人懼得罪求救于呂用之用之乃入見駢曰隋將陳果仁用之有事命之淮海果仁訴以無馬令公大鳥且望一借頃刻廐吏報云大鳥忽汗發駢徐應之曰吾已借陳司徒矣俄而告斃廣陵妖亂志

大鳥朱溫愛寇彥卿賜以所乘愛馬一丈鳥溫圍鳳

翔彥卿乘馬馳突陣前溫曰真神將也

五代史

自將軍

劉旻據太原與契丹約為父子契丹以黃驢

馬為聘後與周世宗戰高平敗獨乘黃驢以歸遂與黃

驢治廐飾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自在將軍

五代史

碧雲霞

宋太宗御廐一馬號碧御霞馬口角有文如碧

霞文於雙勒間圉人飼秣稍跛倚失恭則蹄齧吼噴怒

不可解從征太原上下坂岡其平如砥下則伸前而屈

後登高則反之太宗甚愛上尊餘瀝時或令飲嘶鳴喜

躍后聞晏駕悲頓骨立眞宗遣從皇輦于熙陵數日遂

斃詔以樊幃埋于桃花犬之傍

玉壺清話

玉逍遙

仁宗御馬名玉逍遙色白乘之如與輦圉人云

馬行步有尺度疾徐皆中節御者行速則以足欄之一

日燕王偕乘即長鳴不行王怒還之帝以配南城馬鋪

久之復御其行如初帝升遐從葬至陵下悲鳴不食而

死

邵氏聞見錄

墨庄謾錄云神廟朝御馬有曰玉逍遙者蓋

赭白也嘗幸金明池歸乘之

小烏

神宗有馬名小烏曾以曹太后所送殊鞍於福寧

殿親試之駕幸金明池回遂乘此鞍

孔氏談苑

肉驥

志林云秦州進一馬驥如牛領垂胡側立顛倒毛

生肉端蕃人云此肉驥馬也乃知杜鄧公驥馬行云肉

驥礪連錢動

百斛明珠

蒲昌

元祐庚午曾紆公卷至京師見黃魯直于醴池

天中記

卷五十五

七

八

寺魯直曰異時李伯時貌天廐滿川花放筆而馬殂蓋

神魂精魄皆爲伯時筆端取去實古今異事當爲數語

記之周公謹雲元祐初禽鬼章青宜結百官皆賀時兩

域貢馬首高八尺龍顙而鳳膺虎春而豹章出東華門

入天駟監振鼠長鳴萬馬皆瘖父老縱觀以爲未始見

也蘇軾請於李公麟畫三馬之狀爲贊曰八尺神龍超

送若將西燕西瑤帝念民乃下招薊歸雲逝房妖玉海

錦膊驄元祐時于闐所貢鳳頭驄董種進到錦膊驄天

駟監棟中秦馬好頭赤溫溪所進照夜白李伯時畫爲

天馬圖雲煙過眼錄

果大虫畢再遇兗州將家也開禧中用兵累有功金虜

認其旗幟卽避之始居於雪有戰馬號黑大虫駿駟異

常獨三翁能御之再遇旣死其家以鐵絙羈之圉中適

遇獄司迎神聞金鼓聲意謂赴敵於是長嘶奮迅斷絙

而出其家慮傷人命健卒十餘挽之而歸因好言戒之

云將軍已死汝莫生事累我家馬聳耳以聽汪然出涕

啞啞長鳴數聲而斃齊東野語

姚興嘗畜一馬名青獅子每親飼之若通其語

言時取斗酒投大盆中與馬同飲曰吾與汝同力報國

紹興辛巳之冬逆亮來寇尉子橋之戰大將王權先遁

時興爲統領以所部四百騎敵虜凡十餘戰權不救援

部將戴皋亦玩視不救遂與馬同沒于陣朝廷憫之厚

恤加謚立廟淮甸有題絕句者云赤心許國自平時見敵捐軀更不疑權忌臯庸皆遁走同時死難只青獅居常

安梅澗詩話

鐵象張浚畏曲端異已欲殺之因王庶吳玠之一送恭州獄仍命其讎康隨點焉端聞之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又呼鐵象可惜者數聲乃赴逮死獄中陝西士夫莫不惜之民亦恨恨有叛去者宋傳

赤駝西夏有豪酋號青面夜叉有駿馬曰赤駝為李顯忠所擒宋名臣言行錄

義駒九江成校王成者於淮上得病駒養之後亦惟成得乘也嘉定間成為峒寇李元礪所殺馬悲鳴屍側賊

也黃子

麒麟朝鮮有麒麟窟在平壤府浮碧樓下東明王養麒麟馬處也世傳王乘麒麟馬入窟從地中出朝天石升天至今石上有馬跡志

青海吐谷渾有青海周回八九百里中有小山至冬放北馬於其上生駒號龍種嘗得波斯馬放於海中因生驄駒日行千里故代稱青海驄馬舊傳

烏秣國出小步馬孟康曰種小能步也師古曰小細也細步言其能蹠足即今所謂百步千跡者也豈有其小種乎

神馬滇池中有神馬家馬交之則生駿駒日行五百里

水經

越駝越駝之西多薦草產善馬世稱越駝駿始生若

羔歲中紐莎縻之飲以米瀋七年可御日馳數百里南齊傳

駝駝輻蕃大馬名

害馬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適遇牧馬童子黃帝

曰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

者哉亦但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郭璞曰馬以過分為害

子莊害馬已去世事都捐天台賦王明廣云牧馬童兒先去

亂羣之馬放牛豎子由寵護羣之牛弘明集

火德致華子曰堯漢皆得馬者以皆火德正斗南方乘

德而至矣英華馬寶頌

將異而取之為元礪弟所得馳騁良愜其意后乘之以

犯永新棚我軍出迎諭識旗幟亟馳賊覺有異大呼勒

挽不止擊以鐵槊勝為盡傷諭不復顧冒陣以入遂執

之以狗千軍軍士鼓譟爭奮遂敗之居二日諭歸病傷

不殊而死程史

小將軍金主完顏亮常所御小騅號小將軍上

騅騅淳熙間宿松叛民汪革有三馬號惺惺騅小騅

騅曰番婆子駿甚上

駒駝爾雅曰駒駝馬字林云北狄良馬也一云野馬山

海經云北海內有獸焉狀如馬名曰駒駝色青史記曰

匈奴奇畜則駒駝瑞應圖云幽隱之獸有明主在位即

至爲時除災害淮南主術訓云湯武聖王也而不能與
越人乘幹舟而浮於江湖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
騎驃馬而服駒駼

秀驥我得民而治則馬有紫燕蘭池秀驥逢驪子

紫景漢書湯雉河東賦云六先景之乘赭白馬賦蓋乘
風之淑顙實先景之洪胤張率舞馬賦先景遺風之實
吐圖騰光之異

代馱齊顏延年赭白馬賦云驥不稱力馬以龍名豈不
以國上威容軍馱趨迅而已庾中丞昭君辭曰聯雪隱
天山崩風盪河澳朔障裂寒笳冰原嘶代馱馱馬名選
晨風黃鵠馱馬有晨風黃鵠皆取鳥名馬言走疾若飛

乘駁桓公乘馬虎望見而伏公問管仲對曰意者君乘
駁馬而泝栢迎日而馳乎公曰然管仲曰此駁象也駁
食虎豹故虎疑焉管子晉平公出田見乳虎伏而不動平
公顧問師曠曰聞霸王之君出猛獸伏而不敢起今者
寡人出乳虎伏而不動此猛獸乎師曠對曰鵠食鴛鴦
食鷄鷄鷄鷄食駁駁食虎夫駁之狀似駁馬今者吾君
當駁駁馬以出乎平公曰然說苑

小駟秦伯伐晉三敗及韓晉惠公乘小駟鄭入也慶鄭
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
訓而服習其道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
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疆中乾進退不可

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壬戌戰於韓原晉戎馬遊潭而止左僖十五

失

秦穆公乘馬而車爲敗右服

御覽作左驂

失而楚人取

之見楚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嘆曰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女性也於是徧飲而去處一年爲韓原之戰晉人以環繆公之車矣晉梁由靡已叩繆公之左驂矣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楚人之嘗食馬肉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爲繆公疾鬪於車下逢大克晉反獲惠公以歸此詩之所謂曰君君子所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者也呂愛上

天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其

者乎伯樂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威若沒若亡若未若此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以告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糶薪菜者有九方臯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北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北牡尙弗誰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臯之則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

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臯之相馬乃
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列子淮南作九方堙汗明見
春申君曰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上太行中坂遷廼負
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而暴之於
是俯而噴仰而鳴聲造於天欣伯樂之知己也戰國策昔
驂驥倚輶于吳坂長鳴于伯樂知與不知也劉越石與盧湛書
真性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齟草飲水翹足
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
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錐之連之以羈羣編之
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
齊之前有櫛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

道半矣

莊馬

伯樂姓孫名陽善馭馬石氏星經云伯樂

天星名主與天馬孫陽善馭故以為名

注

數得十利劒不若得歐治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伯樂

之數

淮南子

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地千里不若得

一聖人

呂覽

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劒水擊

鵠雁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

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

韓子

渴馬造父為齊王駙駕渴馬服成効駕圃中渴馬見圃

池去車走池駕敗一日王子於期為駙駕轡策不用而

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駙馬敗者

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

上

魏突王子於期爲趙簡王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伏溝中王子於期齊轡策而進之魏突出於溝中馬驚駕敗一日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恣欲於馬者擅轡策之制也然馬驚於出魏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策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魏也上

得術得土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齊輯之于轡銜之際而急緩之于脣吻之和正度于胷臆之中而執節于掌握之間內得於心中外合於馬志是故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故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四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乎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御

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快能以爲治

也淮南

得道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澼水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倒而投之澼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人主之不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呂覽

大豆造父始習於大豆蠡門始習於甘蠅御大豆射甘蠅而不徙人以爲性者也不徙之所以致遠追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凡人亦必有所習其心然後能聽說上

求馬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

曰善則善矣其然其馬將必佚定公色不悅謂左右曰
君子固有誣人也後三日牧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
兩驂曳兩服入于廐公聞之促駕召顏回同至公曰吾
子奚以知之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
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然
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
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厯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
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誠若吾子之言也願少
進乎顏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
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爲者也公恍遂
以告孔子孔子對曰夫其所以爲顏回者此之類也

家語

呂覽云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顏闔入見云事稍同注
顏闔去莊公十二世呂之誤也

馬逸孔平行道而息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子貢
往請說之畢辭野人不聽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
說人譬以大牢享野獸以九韻樂飛鳥也乃佚馬圍往
說之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何得不
食子之天其野人大說相謂曰說亦皆如此其辯也獨
如嚮之人解馬而與之說如此其無方也而猶行外物
豈可必哉

淮

正練儒書稱孔子與顏淵俱登魯東山望吳昌門謂淵
曰爾何見曰一疋練前有生藍孔子曰噫此白馬盧芻

也使人視之果然論衡見顏淵與孔子俱上魯太山孔子東南望異閭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閭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係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因以病死蓋精神不能若孔子強力自極精華竭盡故早夭死本

庸馬顏淵所以命短暴孔子所以傷其年也若庸馬良馬相追至晚共列良馬宿所鳴食如故庸馬垂頭不復食何異顏淵與孔子優劣桓譚新論

案圖齊景公好馬命畫工圖而訪之殫百馬之價暮年而不得像過實也今使愛賢之君考古籍以求其人雖

期百年不可得也符

贖田子方見老馬於通道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為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為也束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淮南子問韓外傳

天下馬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曰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莊子

似鹿千金如耳說衛嗣君君悅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為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然而有百金之

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辨智亦不爲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韓子

馬蘇代欲見齊王說淳于髡曰人有駿馬欲賣之見伯樂曰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價伯樂如其言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臣先後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十鎰以爲馬食淳于髡言於王而見之注馬食不欲斥言之

春秋後語

相馬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腠投伐褐相胷脅管青相臍脇

陳悲相股腳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所以相馬者不同見馬之一徵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非獨相馬然也人亦有徵

呂觀表

塞翁失馬近塞上之人有善術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詎不爲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爲禍乎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不遽爲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皆引弦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幽通賦曰白叟頗識其倚服

淮人問

泛駕武帝詔曰馬或踉奔而致千里士有負俗之累而立攻名夫泛駕之馬跡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漢書

捕鼠驃騎難諸博士東方朔對曰千將莫耶天下之利劔也永斷鵠雁陸斷馬牛將以補屨曾不如一錢之錐騎驢騾耳天下之良馬也將以捕鼠於深宮曾不如跛

猫東方朔傳

馬壽衛后園有送葬時乘輿馬十疋隸平養親善飲不能乘而馬皆六十歲而死桓譚新論韓子治嘗以地黃甘草

哺五十歲老馬又生三駒又百三十歲乃死抱朴子德州

刺史張訥之一白馬其色如練父雄爲數州刺史常乘雄薨子敬之爲考功郎中改壽州刺史又乘此馬敬之

薨弟訥從給事中改德州刺史入爲國子祭酒出爲常州刺史至今猶在計八十餘極肥健驟脚不散朝野僉載

識馬語廣漢陽翁偉能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而田間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曰蹇馬蹇馬亦罵之曰眇馬御者不信使往視之馬目竟眇論衡李南

乘赤馬行道逢他人乘白馬者白馬先鳴而南赤馬鳴應之南謂從者曰彼馬言汝今當見一黃馬左目盲者是吾子可謂告使駛行相及從者不信行二里所果逢黃馬而左目盲南之馬先鳴而盲馬應之問其主果向白馬子也抱朴子

大驪世祖會諸將問破賊所得物唯李忠獨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忠諸卿得無望乎卽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本傳

歟段馬援擊交趾謂官屬曰從弟少遊常哀吾多太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足乘下澤車御歟段馬爲郡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求益盈餘但自苦耳東觀漢記

兵甲之本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兵甲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馬援表

八百錢馬虞芝州命辟南陽從事太守張忠連姻王室罪名入重芝依法執按刺史畏勢召芝芝曰吾年往志

盡譬如八百錢馬死生同價且欲立效於明時耳遂投傳去長沙耆舊傳

隨馬孫堅討黃巾乘勝深入于西華失利被創墮馬臥草中軍眾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馬馳還營培地呼鳴將士隨馬向草中乃得堅扶還營吳志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曹操樂府杜攀與母丘儉詩云騏驎馬不試婆娑槽櫪間壯士志未伸坎軻多辛酸文章敘錄

躍丈餘孫權征合肥敗馬上津橋橋南已徹丈餘無板谷吉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轡於後着鞭以助馬勢遂得超渡江表傳

惡香朱建平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馬馬惡衣香驚齧帝

膝帝怒殺之

魏志

驚馬桓範出赴曹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驚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

于寶晉紀

馬穴中廬縣西山中有一道漢時嘗有數百疋馬出其中今名馬穴人于此得馬頓宿遂名騎亭馬形皆小似巴滇馬三國時盧遜攻襄陽又值此穴中有數十疋馬出遜載還建業蜀使來有五部兵家滇池者識其馬色云是以亡父所乘對之流馬因名地道爲白馬坑

襄陽記

夷陵縣北三十里有石穴名曰馬穿常有白馬出穴食

人逐之入穴潛行出漢中漢中人失馬亦常出此穴相去數千里

水經二十四

泥馬章震號王子能以泥作馬日行千里

葛洪神仙傳

解馬王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錢障泥前有水

終日不肯渡正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徑渡

世說

馬癖武子性愛馬亦甚別之故杜預道王武子有馬癖

和長輿有錢癖武帝問杜預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

癖

語林

蟻封王湛字處冲居墓次兄子濟往省濟性好馬而所

乘馬駿駛意甚愛之湛曰此小駛然力薄不堪若近見督郵馬當勝此但養不至耳濟取督郵馬穀食十數日

與湛試之湛未嘗乘馬卒然便馳騁步驟不異於濟而馬不相勝湛曰今直行車路何以別馬勝不唯當就蟻封耳於是就蟻封盤馬果倒踣鄧粲晉記

金將王武子被責移第北邙下于符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人號曰金溝世說溝一作埒

巴驥王戎穎脫不持儀形好乘巴驥馬雖為三司率爾私行巡省田園不從一人自以手巾插腰竹林七賢論

赤蛇出鼻陳安為河間王顥給使甚壯健常乘一馬駿快非常后馬死雙赤蛇出其鼻靈鬼志

河神請馬晉明帝時有獻馬者夢河神請之及至與帝夢同即投河以奉神始太傅褚裒亦好此馬帝云已與

河神及褚公卒軍人見云乘此馬矣志怪

神駿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重其神駿世說支道在南峯古號支硎山今有白馬

澗支飲馬處也菴傍石上有馬足四云是道林飛步馬跡也吳都志

五色符堅時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色鳳膺麟身命羣臣作止馬詩而遣之示無欲也晉載記

救主符堅為慕容冲所襲堅馳騶馬墮而落澗追兵幾及計無由出馬即踟躕臨澗垂鞚與堅堅不能及馬又跪授馬堅攀之得登岸而走盧江異苑

千嶺太上四年兗州民王蒲率眾二千來降獻美女馬

一匹羊鬚去地九寸拜蒲長水校尉廩丘公崔鴻十六國春秋

知勝敗侯景所乘白馬每戰將勝輒躑躅嘶鳴氣意俊

逸其有奔軻必低頭不及前石頭之役精神初爽臥不

肯動景使左右拜請或加筆策終不肯進南史

畏馬權會爲國子博士武平末自府還第在路無故馬

倒遂不得語因暴亡會生平畏馬位望旣至不得不乘

果以此終

軍前取王世充兄子僞代王琬使于竇建德軍中乘隋

煬帝所御驄馬鎧甲甚鮮迺去軍前以誇衆太宗曰彼

之所乘眞良馬也尉遲敬德請往取之乃與高甌生梁

建方三驥直入賊軍擒琬引其馬以歸舊唐書

執經尹神童每說伯樂令其子執馬經畫樣以求馬經

年無有似者歸以告父更令求之出見大蝦蟆謂父曰

得一馬畧與相同而不能具伯樂曰何也對曰其馬隆

顛跌目脊郁縮但蹄不如累趨耳伯樂曰此馬好跳擲

不堪御也子笑乃止朝野僉載

舞馬中宗時殿中奏蹀馬之戲宛轉中律遇作飲酒樂

者以口啣盃臥而復起吐蕃大驚景龍文館記 玄宗嘗令教

舞馬四百匹分爲左右日爲某家寵某家嬌時塞外亦

以善馬來貢者上俾教習無不曲盡其妙因命衣以文

繡絡以金鈴飾其鬣間雜以珠玉其曲謂之傾盆一作盃

樂若歌其曲舊首鼓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板牀馬乘

而上旋轉如飛或命壯士舉一榻馬舞於榻上樂工數十人立於左右前後皆衣淡黃衫文玉帶必求少年而姿貌美秀者每千秋節常命舞於勤政樓下其後上既幸蜀舞馬亦散在人間祿山嘗觀其舞而心愛之自是因取數十匹置至范陽其後轉爲田承嗣所得而承嗣不知雜之戰馬置之外棧忽一日軍中大享士樂作馬舞不能自止廝養輩謂其爲妖擁篲以擊之馬謂其舞不中節抑楊頓挫尙存故態廐吏劇以爲怪白承嗣命箠之甚酷馬舞益整而鞭捶愈加竟斃於櫪下時人亦有知其舞馬者懼田暴逆而終不敢言

明皇雜錄

寧王

寧王方集賓客粥馬牙人麴神奴者詣呈二

馬焉寧王郎於中堂閱試座客視之不相上下寧王顧謂神奴曰其價幾何牙人先指曰此一千緡次指曰此五百緡寧王欣然如言付錢賓客莫測其價之懸殊即令鞭轡馳駢往復數回笑謂座客曰辨其優劣否皆曰不知寧王乃顧千緡者曰此馬緩急百返蹄下不起纖埃復顧五百緡者曰此馬往來十過足下頗生塵埃以此等第其價之高下焉坐客乃服

集異志

看花馬

長安俠少每到春時結朋聯黨各置矮馬飾以

錦韁金絡並轡於花樹下往來使僕從執酒血而隨之遇好園則駐馬而飲

天寶遺事

化龍

柳宗元龍馬圖贊云羽皇時靈昌郡得異馬於河

天中記

卷五十五

七

其狀龍鱗虺尾拳毛環目肉鬣居帝閑二十年遇禍亂帝西幸馬至咸陽西入渭水化為龍游水去不知所終

馬不勝載

安祿山肥每乘驛入朝半道必易馬號大夫

換馬臺不爾馬輒仆故馬必能負五石馳者乃勝載唐新

馬不勝載

唐郎中張元一以唐波若矮短自為鬱屈蜀

馬朝野僉載

大馬

劉從諫鎮潞獻九尺馬武宗不納唐書點戛斯古堅

昆國也畜馬至狀大以善鬪者為頭馬

回約傳西域有馬

高丈餘人皆行于馬腹下往來無碍

癸辛雜志

前生為馬

劉三復以文章見知於李德裕能記三生事

云曾為馬馬常渴望驛而嘶傷其蹄則連心痛後三復

乘馬磽确之地必為緩轡有石必去之其家不置門限

慮傷馬蹄也

北夢鎖言

人語

路巖成都移渚宮所乘馬忽作人語且曰蘆荻花

此花開後路無家不久及禍上

報冤河東裴光遠為滑州渭南宰性甚貪殘尤好擊鞠

雖九夏蒸鬱亦不暫息畜一白馬俊健能馳竟以暑月

不勝其役而斃於廣場之內又計殺里長王表而奪其

子大順辛亥裴邁疾逾月時若為鬼物所重獨言曰王

表來也少頃曰白馬來也仍自代表及馬語責之苦求

不免數日而卒

三水尺牘

不鳴

徐臺符仕晉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契丹之陷中

原也台符從虜帳北至於東門及虜中內潰乃竄身南歸初台符所乘馬好嘶鳴及自虜中回向常露於草中雖胡騎連羣經其左右而言符馬若椎其口然及行至漢地卽嘶鳴如故時人以爲積善之所感也

周史

奔浪接主

爲蜀渠陽隣山有富民王行思嘗養二馬甚

愛之勞粟餘飼甚于他焉一日因乘往本郡遇夏潦暴漲舟子先渡馬面舟以迎王氏至中流風起船覆其馬自岸奔入駭浪接其主蒼茫之中遽免沉溺

徽戒錄

縱馬息爭

江夢孫知天長縣民爭馬二年不決馬係於

官亭孫曰管仲以老馬識路王忱馬歸其故第遂縱馬郊外馬乍什羈來果奔入主家訟遂息

唐南

見跡識駿

女里安涅烈袞善識馬嘗行郊野見數馬跡

指其一日此奇駿也以已馬易之果然

遼史

距興國中靈州貢馬各有二距其後靈州陷於西戎

宣和中燕山貢馬亦然而北虜之禍遂作

老學菴筆記

食肉

大德十年西域貢千里馬其馬食肉每旦必以羊

肉酥油沙糖胡椒和飯秣之趙孟頫于杭州館中見之

霏雪錄

龍駒

貴州養龍坑泓渟滄深靈物藏其下當春初夷人

立柳也無鞍北馬係之已而雲物晦冥有物蜿蜒與馬接必產龍駒元末僞夏明昇得一白馬首高九尺長丈餘乘之如躡雲一塵弗驚後以獻之賜名飛越峯

志

元馬會無縣有元馬河元馬日行千里死於蜀今元馬豕是也縣有元馬祠家人牧山下或產駿駒元馬子也

華陽國志

却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郊王弼曰天下有道修于內而已故却走馬以糞田

老子

月題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闐扼驚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

莊子

銜轡驂騑驥驥纖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駁然後一

日而致千里也

荀性惡

張敞弟武爲梁相敞使吏問何以

治梁武曰馭點馬者利其銜策

敞傳

冊鍛今有良馬不待冊鍛而行駑馬雖冊鍛之不能進爲此不用冊鍛而御則愚矣

淮修務

聾聾夫馬之爲草駒之時跳躍揚號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齧咋足以嚙肌碎骨蹶蹠足以破盧陷匈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厯險塹弗敢辭也故其形之爲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爲也馬聾聾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况人乎

上狂

馬不觸木獬犬不自投于河雖聾聾而不自陷又况人

乎

說林

天中已

卷五十五

長

銀杏葉元稹和李文饒述夢詩云借騎銀杏葉橫賜錦

垂荀注云學士初入例借飛龍馬

會昌品集

蘭筋馬生下墮地無毛行千里尿舉一脚行五百里蘭筋豎者千里馬色如團翅千里三軍莫逐但知所發不知所宿也一筋從玄中出謂之蘭筋玄中者目上陷如井字

相馬經

夫騶驥垂耳於垆牧鴻雀戢翼於汙池褻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鳥外廐之下乘也及其整蘭筋揮勁翮陵厲清浮顧盼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駮哉

項領詩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抱朴子嘉遁篇曰空谷有項領之駿者孫陽之耻也太平遺冠世之

者

賞真之

責也勗學篇曰抱翼之鳳奮翮于清虛項領之駿騁跡于千里

體名有輪鼠外鳧鳥頭龍翅虎口豬槽飼馬石灰

泥槽汗而繫門三事落駒

酉陽雜俎

緝馬轉輪王有緝馬之寶名婆羅訶色青體尾毛悅澤頭黑髮披有神通力騰空而行日初出時乘此馬寶周流大地還至本宮乃始進食

起世經

捷陟瑞應經云佛生之日王家青衣復產一兒廐中白

馬赤乳白駒奴字車匿馬曰捷陟王常使隨太子本起經云其駒毛色純白驤驎貫珠名為蹇持奴曰闡持

綠野馬同鵲其地出玉聲牛綠野馬獨峯駝白貂鼠駒

馬之革五代史

蘭虜中議蘭馬五白馬也亦曰玉面瓜州飼馬以蕢

草沙州以苳箕涼州以敦突渾蜀以稗草以蘿蔔根飼

馬馬肥安北飼馬以沙蓬根針西陽雜俎

解人語大食國馬解人語上

撒豆驄唐鄭訓名器有馬曰撒豆驄廣異記

疋馬一疋俗說相馬及君子與人相疋或曰馬夜行

目明照前四丈故曰一疋或曰度馬縱橫適得一疋或

說馬死賣得一疋帛或云春秋左氏說諸侯相贈乘馬

束帛帛爲疋與馬之相疋耳風俗說顏回望吳門焉見一

疋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光景一疋長耳故後人號

馬爲一疋韓詩外傳

疲馬疲馬不能度繩俗云馬羸不能度繩索或云不能

度種萊畦塍也謹按齊有繩水裁廣三四步言馬之疲

乃不能度此水耳又曰蝦蟇一跳八尺再丈六從春至

夏裸裡相逐無他所掉尾蕭蕭按蝦蟇無尾當言夏馬

夏馬患蠅蚋掉尾擊之故蕭蕭也風俗通

馬鬼按九鼎記及青靈經言人物之死俱有鬼也馬鬼

常以晦夜出行狀如炎火抱朴子

赭丹凡達兵事急能致風雨突圍而走者蓋有赭丹隨

身耳赭丹者馬腹中所產之物用之念咒卽致風雨如

狗寶牛黃之類

騶 靽馬趨騶以騰擲迅象飛控以馳驅
馬名 諸葛穎字漢撰馬名錄二卷行於世隋書

大物 物萬物也牛爲大物天地之數起於牽牛說文東至牽牛牽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牛者冒也言地雖凍能冒而生也牛者耕植種萬物也史律書

服牛 世本曰鼂作服牛鼂黃帝臣也又曰少昊時人始駕牛

經 山海經 作牛耕 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注始用牛犁也

童牛 文王在鄩召太子發曰吾與汝童牛不服童馬不

馳是謂大仁周書

周成王時東夷送六角牛述異記

天子飲於文山有獻良馬駟犛牛二此牛能行沙中如橐駝穆天子傳

犬戎胡觴天子于雷首之阿及獻良馬四疋天子使孔牙受之爰有黑牛白角也穆天子傳

武都故道有怒特祠祠上生梓樹焉秦文公使人伐之輒有大風雨樹創隨合經日不斷乃益發卒持斧者三四十人猶不斷士疲還息其一人傷足不能行臥樹下聞鬼語樹神曰勞乎攻戰其一人曰何足爲勞又曰秦公必不休如之何答曰秦公其如予何又曰秦若

使人被髮以朱絲繞樹赭衣灰至伐汝汝得不困耶神
無言明日病人語聞公如其言伐樹斷中有一青牛出
走入豐水中其後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
地復上髮解牛畏之乃入水不敢出故秦自是置旄頭
騎異錄傳
搜神記 玄中記作始皇

寧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將
任車以至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
任車爇火甚盛從者甚衆寧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
悲擊牛角疾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
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賜之
衣冠將見之寧戚見說桓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桓

公以爲天下桓公大悅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
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用之未
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亡人
之大美呂歌曰南山斫白石礪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
單衣裁至肝長夜冥冥伺時旦琴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
五羖羊之皮使車將之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
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
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
以爲上卿說昔百里奚賢秦穆公欲干之繆公好牛因
賃官以養牛蹄上乘肉三寸公使禽息視牛息入言之

公不信怒息復言之公又怒吏曰再怒其主罪當別使守門公出禽息跪而請之曰夫養牛者願君勿忽也公乃問百里奚曰臣之長非養牛者也乃養民也公視牛察之則賢人也遂與同車而出謝禽息息曰所以不死者君未知客也今已知之奚乃觸門而死

張溫自理表

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左僖二十九

犒師秦潛伐鄭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師涉於弊邑敢犒從者且使遽告于鄭秦將孟明日鄭有備矣滅滑而還

周二十二

倚頓魯之窮士聞陶朱公富往問術焉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特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倚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贊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倚氏故曰倚頓

孔叢子

白犢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迨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

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太平
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子列

解牛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曰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
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
厚以無厚人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莊屠
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剃髮則刃遊於其間也管

拯溺受牛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
曰魯人必拯溺者矣呂察微

彈琴公明儀爲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
合其耳矣轉爲畜畜之聲孤犢之鳴卽掉尾奮耳蹠蹠
而聽牟子

大千石緩安縣北有連山昔越王建德伐吳得牛其大
千石以童男女三千人牽之旣而入船俱墜于潭時之
聞附船有騾然之聲往往有青牛與船俱見神靈之至
南越志今名越王潭

衣繡或聘于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
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于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
得乎莊漁父

四耳元封三年大秦獻花蹄牛高六尺尾環繞角生四
耳角端有肉蹄如蓮華洞冥記

花牛津元封中大秦獻告善多走力使輦銅石起望仙
宮迹在石上皆如花形故陽關之外有花牛津上

書島飯牛

漢武拜少翁爲文成將軍少翁爲帛書以飯

牛詳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僞書於是誅文成隱之

史記

金

長沙西南有金牛壘漢武時有一田父牽赤牛告

漁人欲渡江漁人云船小豈勝得牛田父曰但相容不重君船於是人牛俱上及半江牛糞於船田父曰以此相贈既渡漁人怒其汚船以撓撥糞弃水欲盡方覺是金訝其神異乃躡之但見人牛入嶺隨而掘之莫能及也今掘處猶存

湘中記

耦犁

武帝末年詔曰方今之務在于力農以趙過爲搜粟都尉耦犁二牛三人民或苦少牛亡以趙澤故平都

令先教過以人輓犁

食貨志

趙過創三犁之巧而關右以

足任延教九直之佃而黎庶殷飽

抱朴子

糞銀

漢建武二十一年有人騎白牛蹊人田田父訶詰

之乃曰吾北海使將看天子登封遂乘牛上山田父尋

至山惟見牛跡遺糞皆爲銀明年世祖封禪

酉陽雜俎

牛黃

梁冀遣客齎書詣京兆并貨牛黃延篤殺之吳普

本草牛黃味苦無毒牛出入呻者有之夜有光走角中

牛死入膽中如雞子黃神農本草曰療驚癇除邪逐鬼

後漢

萬年木精

萬歲樹精爲青牛漢桓帝出遊河上忽有一

青牛從河中出走蹠帝人皆驚走太尉何公時爲殿中

將軍有勇力走逆牛牛見公走還河公以手挽牛左足
右手持斧斫牛頭而殺之此青牛者萬年之木精也

中玄記山有大松或千歲其精變為牛嵩高記

觸牆成字大司農鄭玄牛角抵牆成八字佩鱗

駢蹄魏文帝迎美人薛靈芸駕青色駢蹄之牛日行三
百里此牛尸塗國所獻足如馬蹄也拾遺記

二千斤杜預奏事曰臣前在南聞魏興西北山有野牛
野羊牛之大者二千斤羊之大者千數百斤試令求之
各得一枚并頭角蹄案其形不與中國牛羊相似然亦
是野獸中所希有

望蹄何曾性華侈都官從事劉享嘗奏曾以銅鈎敲紉

車瑩牛蹄角後曾辟享為掾或勸勿應享謂至公之體
不以私憾遂應辟晉書

千里荀晞為兖州鎮去京師五百里有貢晞珍異食者
欲貽都邑親貴慮經信宿之間不復鮮美募有牛能日
行數百里者當厚賞之有人進一牛云此一日行千里
晞乃命其丁車善馭之書疏發遣旦發日中到京師取
答書還至一更始竟便達晞以其駿快筋骨必將有異
遂殺而觀之亦無靈異唯見雙筋如小竹大自頭挾脊
著肉裏故外不覺也祖台之志怪

八百里駢王君夫愷有牛名八百里駢常瑩其蹄角王
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

夫既恃手快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卻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轡便去世說臣按相牛經云陰虹屬頸千里注曰陰虹者雙筋白尾骨屬頸寧戚所飯者也愷之牛其亦有陰虹也注

偏轅石崇牛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乃密貨崇馭人問牛所以駛馭人云牛本不遲由將車人不及制之爾急時聽偏轅則駛矣愷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殺告者世說

千斤犗特明帝問周伯仁真長何如人答曰是故千斤

犗特王公笑其言伯仁曰不如捲角犗有盤辟之好世說以戲王也犗界

景升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五百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虎率爾對曰運自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桓公慄然作色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不有大牛重千斤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犗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於時莫不稱快意以況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世說

拜乞命桓冲鎮江陵正會當烹牛牛忽熟視帳下都督目中淚下都督咒之曰汝若向我跪者當啓活也牛應

聲而拜眾皆異之都督復謂曰汝若須活遍拜眾人牛涕隕如雨遂遍拜值冲醉不得啓遂殺牛冲聞大怒都督痛加鞭罰渚宮故事

義牛元嘉中益州刺史吉翰遷爲南徐州先於蜀中載一青牛下常自乘恒於目前養視翰構疾多日牛亦不肯食及亡牛流涕滂沱吉氏喪未還都先遣驅牛向宅牛不肯行人知其異卽待喪喪旣下船便隨去幽明錄

鴛鴦魏道武謂尙書崔玄伯曰蠕蠕之人昔來號爲頑器每來抄掠駕犂牛奔遁驅犂牛隨之犂牛伏不能前異部人有教其以犂牛易之者蠕蠕曰其母尙不能行而况其子終於不易遂爲敵所虜

石元魏桓帝馬不能勝常乘安車駕大牛角容一石魏書

白犂牛齊明帝賜蕭穎胄以所常乘白犂牛

青牛陳顯達家旣豪富諸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而皆集陳舍南齊書

手殺齊有一奉朝請家甚豪侈非手殺牛噉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大見牛來舉體如被刀刺叫呼而終顏氏家訓

殺牛梁孝元在江州時有人爲望蔡縣令經劉敬躬亂縣廨被焚寄寺而住民將安酒作禮縣令以牛繫利柱屏除形像鋪設牀坐於堂上接賓未殺之頃牛解徑來

至階而拜縣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飲噉醉飽便臥簷下稍醒而覺體痒爬搔隱疹因爾成癩十許年死

上

額上萬字

唐鳳閣侍郎李元素進瑞

一作

牛一頭額上

有萬字賜馬一匹李矯代爲謝表云萬爲盈數化成于大武之元伯者粹文煥炳於純離之畜

英華

金犢子

龐帝師養一牝牛一赤犢子前後生五犢得絹

一百疋及翻轉至萬時號金犢子

朝野僉載

飽孔犢

唐豫章令賀若瑾眼皮急項轅龕張驚號爲飽

乳犢子

上

獨肝

北人牛疲者多以蛇灌鼻口則爲獨所水牛有獨

肝者殺人逆賊李希烈食之而死

酉陽雜俎

好食燠牛頭

有士人平生好食燠牛頭一日忽夢其物

故拘至地府酆都獄有牛首阿旁其人亦無畏憚仍以

手撫阿旁言云只這頭子大堪燠阿旁笑而放迴

傳載

桃林處士

寧茵假大僚莊南山下月夜有叩關稱桃林

班特處士相訪繼而南山班寅將軍來謁皆爲置酒及

明視門外惟牛蹄虎跡而已

奇傳

黑牡丹

唐末劉訓者京師富人梁氏開國嘗假貸以給

軍京師春遊以觀牡丹爲勝賞訓邀客賞花乃繫水牛

數百在前指曰此劉氏黑牡丹也

驊驎驥驂

夫畜生賤也然有尤善者皆見記識故馬稱

驊驎驥驂牛譽郭椒丁櫟

桓譚新論

雙峙抱朴子犖雉兔則鸞鳳不及鷹鷂引耕犁則龍鱗不逮雙

犖牛壯子夫犖牛其大如聖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子犖牛出西域尾長而頸中國以為纓人或射之乃自斷其尾

騎牛瓊州不產驢馬人多騎黃牛亦飾以鞍韉加之銜勒可騎者皆自小習其步驟亦甚穩快者嶺表錄異

合浦牛如橐駝案頂上有特骨大如覆斗足健疾其行如虎一行百里異物志引牧牛項上惟肉大如斗出

徐門餘同初學記

麒麟麒麟牛似鹿又似羊肉美皮溫常處滇濱也郭義恭廣志

周留州留者其實水牛蒼毛豕身角若擔矛衛護其犢與虎為讐鬱林異物志周留牛毛青大腹銳頭青尾其狀似猪上

夔牛岷山多夔牛山海經注曰今蜀山中有大牛重數千斤名為夔牛晉太興元年此牛出上庸郡人弩射殺得三十八擔肉即爾雅所謂犛

竹牛臨洮之境有山民曰仲小小眾號仲野牛平生以採獵為務臨洮以西至于疊岩潘岷之境數郡良田自祿山以來陷為荒徼其間多產竹牛一名野牛其色紙黑其正一敵六七駱馳肉重千萬斤者其角三壯夫可勝其一每飲齧之處則拱木藂竹踐之成塵獵人先縱犬逐

之俟其奔迸則毒其矢伺便射之泊中鏃則躡其縱緩

逐之矢毒發處即斃蹄之如山積肉如阜

一牛致于肉數千斤新鮮

者甚美縷如紅絲線乾寧中小小之獵過羣牛於石塚山嗾犬逐

之其牛驚擾奔一深谷谷盡南抵一懸崖犬逐既急牛

相排蹙居其首者失脚墮崖居次者不知其偶墮累累

接跡而進三十六頭皆斃于崖下積肉不知紀極秦成

階三州民人荷擔之不盡

玉堂閑話

角乘梧州出獨峯牛土人乘騎如馬謂之角乘

海錄碎事

特亮郡國志賓州特亮縣昔有白牛夜出光影照於人

見牛光號為特亮

古旃北虜之先索國有泥師都二妻生四子一子化為

鴻遂委三子謂曰爾可從古旃古旃牛也三子因隨之

牛所糞悉成肉駱

西陽雜俎

壽天竺波羅奈國有稍割牛黑色角細長可四尺許十

日一割或不至十日一割便困病或致死人服其血皆

老壽國人皆壽五百歲牛壽一等子人

什法盛歷國傳

東夷占骨東夷之人以牛骨占事呈示吉凶無往不中

牛非含智之物骨若有此之效

楊方五經鈎沉

不花虜呼牛為不花元世祖賜楊漢英名以賽因不花

謂以華言賽因好也不花牛也

世史正綱

割肉復生大月支及西胡有牛名日及牛以今日割取

其肉三四斤明日其肉已復瘡亦愈漢人入此國以牛

示之以爲珍異漢人曰吾國有虫大小如指名爲蚕食
桑葉爲人吐絲外國人不復信有蚕也立中越舊國有
牛稍割取肉經日必復生博物志

犝牛九真有犝牛形如牛而大頭白身黑角長二丈堪
爲酒器寰宇記

扶桑國有牛角堪長以角載物至勝二十
斛南史

日南多駃牛日行數百里異物志

西國土俗以牛能耕地出生萬物故以牛糞爲淨
梵王帝釋及牛並立神廟以祠之佛隨俗情故同爲淨
師傳耶舍法

石牛和城西石虎當衰石牛夜鳴聲聞二十里事

奏虎使人打失牛耳及尾以鐵釘釘四脚今具存楊
驂洛陽記

駱駝

陽光號山陽光之山獸多橐駝善行流沙中日三百里
負千斤山海經

兩峯駝背有兩峯如鞍其足三節色蒼褐凡欲脊載輒
先屈足受之所載未盡量終不起古語謂之橐佗爾雅

泉渠橐駝之本出泉渠淮南萬畢術

獻橐駝南單于上書獻橐駝單于歲祭三龍祠走馬闕
橐駝以爲樂事東觀漢記

取水供贍高祖不飲洛水常以千里足明駝更互回恒
州取水以供贍焉後魏書

明駝明皇時交趾貢龍腦香禁中呼爲瑞龍腦上賜貴
妃十枚妃私發明駝使持三枚遺祿山明駝使腹下有
毛夜能明日馳三百里楊妃外傳駝性羞木蘭篇明駝千里
脚多誤作鳴字駝臥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則行千里西陽雜
耕餘博覽云明駝使眼下有毛夜明見物日行三百
餘里亦異人也誤

迷客國迷客國正平元年遣使獻一峯黑橐駝北史入

取經取經磁州山中有竹林寺五百羅漢所居隱而不見按
齊志云天寶末嘗使人往此寺取經函使者辭以不知

文宣曰卿取我駝乘之則自至矣使者入山果見一

寺之門有數僧相謂曰南洋駝來也問使者曰爾天

子使汝來何求曰帝命于寺東廊從北第一房取經函

及尺入黃帕等僧共取與之後不復見胡礪鼓山常樂寺碑

駝負函養魚虞孝仁性奢華伐遼之役以駝負函盛

水養魚以自給宋孫承祐從太宗北伐以駝負大函

貯水養魚自隨

古駝古駝天官侍郎吉項長大昂頭行視郎中張元一目

爲望柳吉駝

白駝白駝哥舒翰嘗鎮于青海路旣遙遠遣使嘗乘白駝

駝以奏事白駝日行五百里明皇雜錄

盧山精 乾符中劉秉仁爲江州刺史自京將駱駝至郡

因風而逸于廬山下南土無此畜人見而大驚因聚徒

擊射至斃乃以狀白州曰獲廬山精劉公訝其事旣至

愀然曰此吾橐駝也乃命瘞于江甯三水小牘

雙峯 成自虛自渭南晚過東陽驛遇雪夜止佛廟有老

病僧曰安智高在焉夜吟詩曰擁褐藏名無定縱流沙

千里度衰容傳得南宗心地後此身應便老雙峯

山驢 梁朱溫常言于明皇趙崇是輕薄圓頭於鄂州坐

上祥不識駱駝呼爲山驢南部新書

鬼乘龍 周世祖征濠夜遣兵持燭乘橐駝絕淮濠兵驚

以爲鬼乘龍也遂名乘龍洲寰宇記

駝語 有駝坊使臣夜坐聞戶外偶語云舍人來日當有

萬里之役然遂免此苦吾將奈何答云諫議願自寬會

當免耳使臣竊窺之乃庭中二駝也次早有旨差一駝

載軍衣入蜀遂死蜀中王清明投轄錄

一封 西域太月氏國出一封橐駝注脊上有一封也封

言其隆高若封土也今俗呼爲封牛漢書吐番獨封駝日

行千里

知水脉 焯煌西渡流沙往來國流沙千餘里中無水時

有伏處人不能知皆乘駱駝知水脉遇其處輒停不肯

行以足踴也人於踴處掘之輒得水博物志

知風 鄯善古樓蘭國也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

風為竹旅之患風之欲至唯老駝知之即鳴而驟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為候亦即將羶擁蔽鼻口其風迅駛須臾過盡若不然者必至危斃後周異域傳

風脚駝于闐有小鹿角細而長與駝交生子曰風脚駝日行七百里其疾如風治間波斯國出名馬大駝及駝

往往有日行七百里者富室至有數千頭北史

兩脚滑國者車師之別種也有兩脚駝野驢有角南史

糞煙如狼駝糞煙直上如狼煙

駝峯駝峯倒者齒老矣少健者峯直瑣碎錄

駝聲義訓曰牛之聲曰牟駝之聲曰圜

石駝駝西域拘夷國山上有古駝駝腹下出水以金鐵

及手承取即便對過瓠蘆盛之者則得飲之令身體香淨而昇仙其國神祕不可數遇異苑互見水

驢

漢驢驢一曰漢驢其子曰驢何承天纂文

奇畜匈奴奇畜即驢騾也史記

駕驢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以為大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倣效至乘輜輶以為騎從互相侵奪賈與馬齊夫驢乃服重致遠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驂服之乎遲純之畜而今貴之天意若曰國且大亂賢愚倒植凡執政者皆如驢也後五漢靈帝養驢數百頭常自騎之駝馳遍京師

有特駕四驢入市

金樓子

起死 薊子訓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下道過滎陽止主

人舍而所駕之驢忽然卒僵蛆蟲流出生遽白之子訓

曰乃爾乎方安坐飯食畢徐出以杖扣之驢應聲奮起

行步如初卽復進道其追如觀者常有千數

後漢

長面 諸葛恪父瑾長面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

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請筆益兩字續其

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

吳志

作鳴 王濟卒將葬時賢無不畢至孫楚雅敬濟而後來

哭之甚哀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嘗好我作驢

鳴我爲卿作之體似聲真賓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

而令王濟死乎

晉書

頭當似猪 孝武帝未嘗見驢謝大傳問陛下遙相其形

當何所似孝武掩口而笑答曰頭當似猪

世說

驢勝馬 王導謂諸葛恢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恢曰人言

驢馬不言馬驢豈驢勝馬也

晉書

未驢 釋道安宇內式瞻嘗乘赤驢往來荆襄間朝夕而

見今河東寺上有驢臺峴南有中驢村無或云皆虛也

中驢之名本是閭閻郊國之故地也

曜靈 後廢帝於曜靈殿上養驢數千

宋書

驢王 東海王元少前廢帝號爲驢王

劉義慶傳

魏元坦傲狠凶麤安豐王延明每切責之曰昔宋有東海王禕志性

凡劣人號曰驢王我熟觀汝所作亦恐不免驢號當時聞者號為驢王北史

北令僕王奐初拜僕射劉祥與奐子融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為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矣南齊

運糧受絹公孫軌字元慶為虎牢鎮將初大武將北征發民驢以運糧使軌部調雍州軌令驢王皆加絹一疋乃與受之百姓語曰驢無疆弱負絹自壯眾共嗤之坐徵還後魏書

嗜驢肉陳後主入隋文帝問監者叔寶何嗜對曰嗜驢肉問飲酒多少曰與其子弟日飲一石文帝大驚南史
為驅驢狀蘇世長容貌醜陋頗有學識性滑稽言雜諧

調隋大業中為都水使者煬帝嘗謂之曰卿面何類驅驢世長再拜呌呼以手據地蹙頰敗面為驅驢之狀羣臣掩口而笑煬帝大悅賜帛百疋舊唐

御史裏行武后初稱周恐下心不安乃令人自舉供奉官正員外多置裏行遺拾補闕御史至有車載斗量之咏有御史臺令史將入室值裏行御史教人聚立門內令史不下驢衝過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先數之然後受罰御史許之謂曰汝技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於是羞赧而止國朝傳記

麒麟相唐楊炯每呼朝士為麒麟相或問之曰今假美

麒麟者必修飾其形覆之驢上苑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耳無德而朱紫何以異是僉載

驅驢宰相王及善後為右相無甚施設惟不許令史輩將驢入堂終日驅逐號驅驢宰相上

寶鞍郭英父如運子也鎮劔南頗恣狂蕩取女人令乘驢擊毬以寶鈿為驢鞍賞賜巨萬以為笑樂唐書

跨長耳咸通末執政以進士車服僭差奏請不許乘馬時場中不下千人皆跨長耳或嘲之曰今年勅下盡騎驅短轡長鞦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鄭光業軀幹偉大故云撫言

夏侯驢子唐夏侯籍學吟詩遊西川依託勳臣為幕下

從事時人號為夏侯驢子言其鄙也

北夢瑣言

夢孔驢漢高祖鎮太原周太祖為漢衛時令隱帝監符璽頗相戲狎暨從征鄴城旦夕同侍一旦語太祖曰我夜來夢爾為驢負我昇天既捨爾乘俄變為龍捨我南去何祥也曰公謂驢作少意知勿空見玩撫掌而罷冊府

知為驢陸軫云天聖中侍中馮拯卒次年京城南錫慶院側人家生一驢腹下白毛成馮拯二字馮氏以金贖之潛育於室中四方皆知之泊宅編

聽鶯聲嶺南有驛名翠嵐往來者多飼馬堂上吏止之不聽乃題壁云犬馬本非堂上畜莫言郵舍暫經過大都人畜須分別不聽鶯聲可奈何聽鶯聲者蓋昔人為

驢吃牡丹賦云展似鐵之雙蹄驚回蝶夢聳如舡之兩耳不聽鶯聲驛吏之言出此墨客揮犀

衛代呼驢爲衛於文字未見今衛地出驢義在斯乎或說以其有軸有槽譬如諸衛有胃曹也因目爲衛資暇集

或曰晉衛玠好乘之故以爲名爾雅翼

鳴歐矣歐亞驢鳴也率以午及五更初而鳴

驢仙有驢仙者享五百員負乘而不輟厯無定三大驛於天下子符

運食烏場國特檀山山中有寺大有眾僧日日有驢運食無控御者自來留食還去莫知所在西域志

廬山公宋袁淑排諧集廬山公九錫文云

騎驢開成初東市百姓喪父騎驢市凶具行百步驢忽

忽曰我姓白名元通負君家力已足勿復騎我南市賣

麤家欠我五千四百我又負君錢數亦如之今可賣我

其人驚異卽牽行旋訪主賣之驢甚壯報價只及五千

詣麤行乃還五千四百因賣之兩宿而死西陽雜俎

金驢晉僧朗住金榆山及卒所乘驢上山失之時有人

見者乃金驢矣樵者往往聽其鳴響土人言金驢一鳴

天下太平上

服駕驢垂兩耳今中坂蹉跎蹇驢服駕今無用日多楚辭

騾
四類騾驢父馬母也駃騠驢馬父母也說驢爲牝馬爲

壯則生羸馬爲牝驢爲牡則生騊古今駝驛驢父牛母
篇蜀中縣有馬與牛合而生者皆牛爲牡馬爲牝茲今
川廣皆產騊生于廣者蹄輕產于蜀者蹄重以大武之
遺體也爾雅

騊醫趙簡子有兩白騊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
官夜歛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騊
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于側愠曰
謫胥渠也欺吾君請卽刑焉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
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名庖人殺白騊
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趙兵興而攻翟廣門之
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人主其胡可以

不好事

呂覽

駝騊元封四年修彌國獻駝騊高一丈毛色赤班皆山
色旋成日月之象常以金瑤物器盛蓼以飼之置於黃
門廄東方朔曰此六畜之下者無爲深愛昔夏侯淫于
原獸以亡其國况戎翟獻其鄙獸費財毀德非所以示
天下也楚莊好馬叔敖知其失政願陛下省物全國家
之機事騊鄙獸宜置之於負乘不用則棄之於野上乃
放之後野人見有赤蛇自天屬地有雲氣來繞地及雲
徐馳復變爲赤龍騎之入雲有人來告上曰滑稽兒使
我失龍矣朔曰龍何難值恐陛下費金瑤終化爲驢騊
耳帝納其言而深忌之洞冥記

非驢非馬 龜茲王絳賓朝漢樂漢衣服制度歸國治宮
室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駃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
所謂羸也漢書高昌性難伏乃作歌曰驢非驢馬非馬言
高昌似驢也上

白驃將軍 明皇將登封太山益州進白驃至潔朗豐澗
權奇偉異上遂親乘之柔習安便不知登降之勞也告
成禮畢復乘而下纔及山址上休息未久有司言白驃
無疾而殪上嘆異久之謚之曰白驃將軍命有司具槨
積壘石爲墓墓在封禪壇北數里至存焉開天傳信記

驃子都 吳少誠據蔡州地旣少馬而廣畜驃乘之教戰
謂之驃子軍尤稱勇悍而甲仗皆畫爲雷公星文以爲

厭勝舊唐吳元濟叛其將有董重質者守洞曲其部下乘

驃卽戰號驃子都最爲勁悍官軍恒警備之上

繫驃 進士李詹平生廣求滋味取驃繫于庭中圍之以
火驃渴卽飲以灰水蕩其腸胃然後取酒調以諸辛味
復飲之驃未絕而爲火所逼爍外已熟矣其法狄慎思
小諫所傳也無何俱卒王泉子

鶻鵠青 靖康元年金人犯濬州徽宗微服出通津門御
小舟將次雍丘沮淺船不得進夜出堤上御駁驃名鶻
鵠青望睢陽而奔揮塵錄

雄驃爲戲 錢昂治都有聲以才能稱于崇觀間嘗帥秦
州時童貫初得幸爲熙河措置邊事恃寵驕倨將迎不

暇獨昂未嘗加禮昂短小精悍老而矍鑠一日赴天寧
開啓待貫之來久之方至昂曰太尉來何暮耶貫曰偶
以所乘騾小而難騎動必跳躍適方欲據鞍忽盤旋庭
中甚久以此遲遲昂曰太尉之騾雄者耶雌耶貫曰雄
者也昂曰旣爾難奈何不若闔之貫雖一時愧怒而莫
能報其後貫大用事卒致遷責上

力在腰

馬力在前膊驢力在髀羸力在腰騎乘者隨其

力而進退之羸股有鎖骨故不能生其狀大骨若曰而
口小小若杵骨而頭大小口御其頭故不可出此羸所

所以不滋息焉

爾雅翼

天中記卷五十五終

